

## 谷雨种田

那锁男

晶亮的露珠似植物吐出的眼泪，挂在草尖上摇摇欲坠，坠得草尖躬起脊背，一颤，沉沉地砸进泥土里。剥离。是剥离。云香脑海中闪过这个词，摸摸斜挎的蓝花布袋掩盖下的肚皮，有个调皮的小蝌蚪游进她的子宫，植物汲取大地养分般在她身体里卯足劲的生长。云香脚步更急些，她怕多耽搁一分钟，还平坦的小腹便会被它撑得像扣住一口铁锅，一个姑娘家家的，怎好大着肚子晃荡在人前，她那残喘活着的爹面子还要不要了？清晨的阳光铺洒下来，晃干了一路被踏碎的露珠，它们像从未来过这个世界，消失得无影无踪。鸟雀们从远处的山林扑棱着羽翅飞过来，叽叽喳喳地闹腾，有一对白鸽平铺翅膀，紧贴青翠的山脉滑翔而来，像飘在蓝天青山中间的两张白纸。昆虫们也从草窠里窜来蹦去，“吱吱吱”鸣叫着拉开一天的序幕。小路两边齐腰深的玉米葱茏地生长，云香放慢脚步听见它们“咔”“咔”的拔节声。这也是一种剥离。万物都在不断剥离中凝合、脱落。云香这样想，又不自觉地摸一把肚皮，心里好受一点。

玉盘样的太阳在云香步伐交替的节奏中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从东边跳到头顶，她拐进主干道，顶着灼烫的日光一步步往镇上走，脚力要支撑不住时，望见卫生院油漆斑驳的大门，半敞开。云香很害怕，她站在戴着白帽子白口罩的肥胖女大夫面前，腿肚子抖成筛子状，支支吾吾地说，我要……做流产。胖大夫整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目光犀利。走完程序，她把云香带进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门框上白底红字：妇科。屋子不大，青灰色水泥地面，有护士在做准备。盛夏时节，屋子里异常清凉，云香一进门忍不住打个寒颤，站在地中间手指头悄摸声息地抠着裤腿，心里跟揣只小鹿似的扑通扑通的跳。胖大夫戴上手套，脱了，上去。云香扭捏地褪掉裤子，浑身颤抖地躺在支棱起来的产床上，藕节似的白腿并的严丝合缝。胖大夫把一盘银亮的手术工具托过来，拍下云香屁股，腿张开。云香把腿嵌开一道缝。胖大夫不耐烦地喊，大张开！大张开！云香咬紧嘴唇把两腿分开，私密处袒露在空气中。胖大夫刚一上手，云香“啊”地一嗓叫出来，疼呀，疼。胖大夫斜乜一眼，露出大片眼白，你哼唧嘛，舒服的时候跟谁讲了。旁边的护士

憋不住哧哧笑。云香羞臊得脸通红，一个翻身从床上蹦下地，提起裤子说，我不做了。

云香离开时，又深深望一眼被树冠掩映下的卫生院，一排平房，木棱窗框被风雨腐蚀得变形。院落里空旷无人。她抚摸肚子走在来时的路途上，低着头急急前行。走过“那家块儿”的一大片玉米地，和迎面走来的男人撞个满怀。云香抬起头，男人穿着粗布衣裤，愣愣的样子。云香软糯地叫一声：谷雨哥，眼泪就像珠滚玉盘，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这事过去好多年了，云香奶奶说，怎么就好像发生在昨儿个。

### (1)

这里是辽东一个隐藏在群山围绕中的满族村落，远看是被连亘的山峦合众托举起的一颗珠子。云香五岁被她爹放进肩挑的篓子里流浪在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她漆黑的眼珠环顾周遭，眺望的目光被屏障似的大山给挡了回来。大山高耸入云，层层叠叠，云香和整个村庄都仿佛置身在摇篮中。看久了，葱茏的绿色就像流动的汁液缓缓地顺山而下，一股股，一片片，一漫漫，蛇头样的往“篮筐”里充溢。云香揉揉酸涩的眼睛，整个人晕晕乎乎，脚下的土地一颠一颠的，她又回到爹担起的篓子里，一晃一晃。她俩手攥紧篓沿，探出小脑瓜，警惕地打量全新的世界，两个赤膊少年扛一捆小柴，一前一后地走进了她的瞳仁里。

满族，被汉化最严重的民族，仍然信奉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规矩，要选四月十八下酱，以防生蛆。云香是汉族，但多少年来早把自己当个满人，何况又嫁个纯正的满族人，谷雨总提醒：要扎佛朵啦。要吃酸汤子啦。该摘苏子叶啦。这不，他翻翻阳历牌，又讲：香啊，下酱啦。这络声音从嗓子眼费劲地挤出来，像铁链子划过砂石裸露的河滩，粗粝粝的。云香听这快失了元气的语音，心尖上像落只雀儿，扑棱下飞走了。

云香应一声，默默把柜顶上的长条酱块取下来，把包着的报纸打开。她今年本不想做酱，太繁琐，也委实没心情。谷雨说，做吧，给酱打粬、撒沫儿的活归我。离了酱我不行，顿了顿他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吃着。云香什么也没说，憋着眼泪挑豆，洗豆，煮豆，焖豆，做酱坯，不自觉地就揉成个球体，她越看越别扭，怎么个角度瞅，都像坟莹。云香又重新做成长方体。那天是年前腊月十九，谷雨

已检查出喉癌，她对些事就忌讳起来。云香坐台阶上洗刷酱坯里的绿毛，掰成小块放进膝盖深的小泥缸里，一层酱渣一层盐，再加进清水，用洗净的白布蒙住缸口。湿度与力度、清水与盐的比例，通过多年总结的经验和自己悟性，云香把握得恰到好处。

几缕稀薄的云丝掠过高远的天空，在淡蓝色的天幕上投下浅影。阳光轻柔且暖。云香坐在台阶上，目光跳过几簇破落的房屋插进坡下的田野，谷雨种大田的节气过去一个多月，玉米苗早就拱出泥土。舒展的娇嫩的叶片织成一张笼罩大地的网，柔和的光线照射下泛起一波波浅绿色光芒，苗芯旋转着呈卷管状，仿若柳树刚刚绣结的芽，不是满绿而是泛着淡淡的鹅黄。云香不眨眼地看，她喜欢这种干净、明亮的颜色，比深绿更充满生机勃勃的力量。

咳咳咳……

谷雨站在身后，两手背着，目光瞄着远处，真快，苞米苗封垄了。

云香说，外头有风。

咳咳，风一吹，我就能闻着泥土和苞米苗的清灵味。谷雨舔下干裂的嘴唇，这味道都装我心坎里了。

云香把谷雨扶进里屋，喂他一勺米饭，饮他一口水。谷雨不好意思要自己吃，云香打掉他的手，我伺候你。

谷雨倚靠白灰墙面，用力咽下饭，急忙喝一口水。他说，等我食道里疙疙瘩瘩的肉球子长满了，靠喝水也不成了吧。

云香面对谷雨恳切的目光，什么也说不出。

舍不得撇下你和儿子，舍不得磨磨了一辈子的土地，谷雨笑着说，真舍不得。

今年是最后一年种地了，往后土地要被个人承包了。云香说，年轻人进城了，岁数大的干不动了。

咱家的不承包，地，是咱的命根子。

云香把谷雨搂进怀里，咽两下唾沫说，听说，要承包土地的人是那权富。云香声音颤抖，他，他回来了。

那权富。那权富，谷雨呢喃两声，转头问云香，你还恨吗？

云香仿若又回到被记忆定格下的那天，她拽住爹肥大的裤腿羞涩地躲在他两腿后边，小心地打量面前的庄户人家，两扇刷蓝铅油木板大门朝里敞开，门口朝

街的房檐上挂块匾额：宝兴果匠铺。紧挨院墙一侧堆一垛柴，齐刷刷的茬口码得像刀切的豆腐，规整，不拖泥带水。几个抱胸的妇女打趣局促的爹，给那家做长工，莫要偷奸耍滑嘞。爹抽动颧骨上的一坨肉，咋，有钱人家脾气恁大？一旁满脸雀斑的女人捂嘴哧哧笑，不是脾气恁大，是家有俩儿郎，亲生的小儿榆木疙瘩脑瓜，待他好，十倍偿你，耍他，那小拳头也不吃素；大儿是养子，油头得很，一肚子弯弯道儿，他要计算你，恐你裤衩都没得穿。云香还记得爹在一片笑声中喃喃道，小儿好，还是小儿好。

命运的转盘看不见摸不着，却一开始就把每个人生标注于不同的命格上。云香想，争是争不过的。她凝望谷雨那双凹进眶子里的眼睛说，跟你过这么多年好日子，还恨吗？不恨了。

{2}

云香与爹吃住那家，爹白日在“那家块儿”干活。“那家块儿”是当家老爷子一手置办的田地，于村子西北方向，是龙头山下方方正正的一大片田地。起初只有几垄，老爷子日子精简，果匠铺赚一分一厘的钱都攒起来买田，走路上坡恐磨破鞋底，脱掉鞋子赤脚走，平坦的路才重新穿上。老爷子从骨缝里抠出的钱不断扩充田地，被村人冠以“那家块儿”。

云香爹是实诚人，干起活来像头活驴，一点不藏奸耍滑，他敬重东家白手起家创下家业。东家对自己精细，从不苛刻长工，又和云香爹投缘对事，对他很和善。夏天，东家院里支一方小桌，炒点咸豆子，倒两盅曲味大的白酒，两人对坐喝两口小酒，唠唠嗑，解乏的很。夏夜清凉，月华如水波纹似练，一缕轻柔的风拂面而致，花香浮动。远处稻田里蛙鸣正沸，蝉声掠过草尖，掠过树梢，与蛙鸣融成律动的音符。云香和谷雨、权富拎瓶子满院子捉萤火虫，云香眼尖看到一只，手指过去，谷雨和权富争抢去捉，权富极聪慧，身子敏捷，总率先捉到，和云香头抵头精心地放进瓶子里。皎洁的月光下，云香笑盈盈地望着权富，眼神里的光辉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明亮。云香爹呲牙笑，呵，几个瓜娃子疯起来能把天捅个窟窿。东家饮半盅酒，脖子两侧青筋绷得直直的，说，云香和权富玩得到一块去，长大了做媳妇子吧。云香爹皱眉，脑袋晃成拨浪鼓，不不不，俺喜欢小儿，谷雨，谷雨，谷得雨而生。云香爹凑近东家说，多好的憨娃子噢，云香跟了谷雨，一齐

侍弄“那家块儿”，日子错不了。云香爹挪回脑袋，一抬头，权富站前边愣愣地看着他，目光像空气中的炭火，从猩红扑闪扑闪的淡成了灰色，灰呛呛的，一吹，就散了。

……

光阴流转，那家当家老爷子越发清瘦，灰白相间的头发抿得纹丝不乱。老爷子从生产队下工回家，一头钻进果匠铺炸果子，炸好的酥脆金黄的果子装进自行车鞍座上的箱子里，箱子年头多，被果子油浸得黑乎乎油亮亮。老爷子套上白罩衫，跨上自行车，拉长音调吆喝：大果子嘞——豆子换大果子嘞，七毛五一斤……云香总奇怪，瘦得仿佛一阵风都能给卷上天的身板竟能发出那么浑厚悠长的嗓音。你爸气脉可真足，云香瞅着老爷子远去的背影对权富说。谷雨和权富长成青壮男人，谷雨像极了老爷子，身板修长而瘦。权富的亲父母是老爷子的亲哥嫂，过世早，老爷子就给接过来跟谷雨一起长大，孩子小不以为意，长大了才觉得跟哥哥真像，长脸，额头宽阔，颧凸无肉，鼻翼坚挺，一双伏羲眼镶在眼窝子里，溢满流光。老爷子有时候看权富，就像跟哥哥打了照面，他总说，权富权富，你把那家一家的精气神都长了去，日后定位高权重，财富不在话下啊。彼时，权富和谷雨正蜷着腿坐板凳上揉苞米。权富用改锥从苞米的穗尾滑向穗尖“犁”出几趟沟，一边不闲嘴跟云香斗嘴，就知道耍贫，过来帮帮忙。云香水灵得一掐能冒出汁，黝黑的辫子在纤细的腰际甩来荡去，会笑的杏仁眼片刻不离地追随权富的身影。云香咯咯笑，就不帮。谷雨想插嘴，权富和云香一唱一和像均匀充沛的水流自上而下倾泻，紧密得没有插针的缝隙，只得木讷地往下揉苞米，大拇指和手掌接连处被苞米粒磨得通红，渗出血星，他也觉不出疼，就是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土改时，“那家块儿”归了生产队，幸得云香爹出面作证东家并无苛待长工，那家才划成富农。云香爹在马路对面筹了一间厢房，至此和老东家成了邻居。

云香爱看电影，谷雨和权富就左膀右臂似的陪着去电影院。三人穿过相邻村子往镇上走，大路绕远，就攀上路边一座矮矮的山脊，顺着山脊侧面一条羊肠小道走。电影院在镇子东侧，一大间空堂堂的房子里摆满长条木椅子，三人气喘如牛赶到时，场里黑压压全是东西邻屯的年轻人，卖瓜子香烟的吆喝声不绝于耳。权富让谷雨带云香先找空座，自己去买零嘴。他捧着冰棍回来，谷雨和云香还像没头苍蝇似的乱串呢。谷雨看一眼垮脸的云香，没座了咋弄？权富眼珠转转，给

坐前排的小伙子点根烟，手挡着嘴耳语几句，小伙子探头探脑地瞅着云香笑，拍拍权富肩膀站了起来。云香问权富咋换的？权富哈哈笑，我说新媳妇怀孕了站不得，求兄弟行个方便。云香嗔怒，看我不撕坏你的嘴，让你胡咧咧呢。权富嬉皮笑脸地躲开了。云香身子往旁边倾倾，拍着余出来的空隙说，来，挤挤。权富眯缝眼睛笑得脸上肉都纠在一块，跟云香紧紧地挨在一起。谷雨脸臊得通红，浑身燥热，有个无形的气筒汹涌地往身体里充气，飘飘渺渺竟轻盈起来。幕布上日本人淫笑着调戏农家妇女，呸一口大黄牙脱衣服狼狗一样扑上去。谷雨的身体越发膨胀，用力握紧旁边的椅背，脚指头蜷起来牢牢踩在地上，就像小鸟的爪子紧紧抓住树枝，他怕自己鼓成一只皮囊气球越飞越远。“砰”的一声，小日本被解放军一枪打死。谷雨看着幕布上流动的黑色血液，浑身颤抖。

回家时谷雨匆匆走在前面，云香和权富并排走后面。谷雨闷闷地喊，你俩快点。权富拉住云香，冲谷雨喊，你先回吧，钥匙不知道落哪儿了，我俩回去找找。谷雨顿了顿，消失在小路的尽头，被两旁杂乱的树枝隐没了身影。

权富拉着云香钻进路边的草窠里。

是一轮满月。月亮的光辉清透淡雅，远近错落的星群像抛撒在天幕上的碎银，柔和纯粹。两条赤裸的接通了天光和地脉的年轻身体严丝合缝地胶合在一起，张弛有度。云香微闭眼睛在影影绰绰的枝桠下时而置身荆棘遍布中，被痛楚包裹住肌肤和血液；时而嬉戏于花团锦簇的草地，身体被阳光风儿花香鸟鸣充盈；时而漂泊在烟波浩渺的大海，迷茫无措间望见遥远的灯塔，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却海浪翻滚疾风骤雨，漂泊，颠簸……风暴平息了，云香仿若游历完了未来的全部人生，温暖或惊险。云香脸颊贴在权富的胸膛，从毛孔里散发出来的男人的味道顺着鼻息进入她的身体。云香的手指插进他大汗淋漓的头发里，呐，你把我变小揣进兜里，载一辈子吧。

{3}

云香在时，谷雨就坐在台阶上一圈一圈地给酱打粑，酱色红彤彤的，揭开白布，浓郁的酱香味扑鼻而来。吃饭时，谷雨就盛一小碟子摆饭桌上。云香嘱咐他少吃，谷雨说这辈子离不开咸菜酱，嘿，就这命了。云香心里酸楚，她问，给苗子打电话，让他带你去医病吧？谷雨俩手交叉做暂停状，又不是不知道那龟儿子

跟我处不一块去，见面就拌嘴。谷雨咳嗽两声，他媳妇怀孕够他忙，再告诉他我这病，不是添乱？不要讲。

谷雨待苗子有如亲生，当年云香想给他添个儿子，他抱起尚在襁褓里的娃子，生啥？这就是俺亲儿子。苗子搂抱谷雨大腿蹒跚学步到齐腰高，又充气似的与其比肩，放缓两年，竟变戏法似的高出他一头。谷雨跟苗子并肩站着，需要脑袋微微上仰才能看见儿子硬朗的面孔。这些年谷雨过得不易，为供苗子读书，一面侍弄田地，一面四处打零工，给人家掏过厕所伐过树，只要给钱什么都能干。苗子商量他，要不进城吧，挣得多还轻巧。谷雨立瞪大眼珠，小子你记着，爸多累都没事，唯有一条，不能离开土地，那一垄一垄的庄稼撂荒是要遭天谴的！苗子再也没敢提让他进城的事。谷雨不依不饶，你看我腰也不直了，头发也灰了，你咋不回来帮我？苗子气笑了，我读那么些书，就是为了不像你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爸，苗子拉长音调，我既然看到外面的新世界，就不会再回来土里刨食了。谷雨嘴唇直哆嗦，指着苗子半天蹦出一句，忘本的玩意儿！苗子看见父亲莫名其妙发脾气，气得脸通红，像一头要发狂的小兽。云香拍拍苗子肩膀追出去，谷雨蔫头耷脑地靠墙蜷坐石头上，心一下就软了，孩子大了，说话别没轻没重的。谷雨也不看云香，点点头，从兜里掏出烟自顾自点上，深深地吸一口。

苗子还有几个月就做爸爸了，他很少回家，真不是多忙，就是不喜欢跟父亲因为土地分歧产生那种微妙的疏离感，但心头牵挂却日益繁盛。谷雨节气前，他带回家一个红绿相间的长条形小机器，乡亲们围着转悠两圈，问谷雨这是个啥东西。谷雨问正在调机器的苗子，这是个啥东西？苗子手指头勾住扶手提起机器，这东西塑料壳轻巧得很，它叫手提式自动播种施肥器，托朋友从省城农机厂买回来的。这是侧盖板，这是弹簧，这个旋转的钮是调节种子颗粒的，对面这个是调节施肥量的。苗子一脸傲娇地指着机器的部位挨个介绍，看，底下这个叫底板，旁边这两个是不锈钢鸭嘴，一个鸭嘴里出种子，另一个出化肥。苗子把机器立直，底板触地，轻轻按压扶手做示范，看了没，就这样一按，种子和化肥就直接从鸭嘴注入土壤里，再也不用弯腰刨坑了。苗子把机器立在一边，佯装拍拍手上的灰，其实手干净得很。云香稀罕地摩挲机器，噫，这个小玩意真好呵。谷雨一声不吭，苗子见他绷一张铁青的脸，笑容也一点点僵住。他爸，你过来看看啊。云香瞥一眼苗子，去拽谷雨的衣襟。谷雨一动不动地钉在地上，不回来帮忙就算了，淘换

个破机器糊弄我，糊弄我就是糊弄土地，土地是能糊弄的？你糊弄它一时，它糊弄你一年。谷雨踢一脚机器，就这能种出苞米？他也没料到脚劲那么冲，机器不偏不斜地倒在一块裸露出地皮的石头上，塑料壳“咣当”撞出个小窟窿。大家都惊了，谷雨也吓了一跳，捡起碎片讷讷说，瞅吧，我就说这个不成。苗子夺过碎片摔地上，离开几步又转回身，世界在变，人在变，人的思想在改变，只有你永远不变。谷雨凝视苗子远去的背影，倏着背手足无措地站着，鸡蛋黄似的夕阳疲软无力地下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

谷雨趁云香不在家，扛起锄头偷偷去田里。出大门时，他望望头顶脏抹布似的黑黢黢的云彩，若真拧出一把雨，岂不毁了一缸酱。谷雨转回身拿锅盖扣住酱缸，才安心离开。“那家块儿”土改时归了生产队，分田到户后只分了十几垄，还不到两亩的田。谷雨知足，垄东边埋了老父亲，一种与命脉接洽的最原始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他蹲下身小心地拔掉苗间草和多余种苗，定苗时切记护苗，否则夏季一场大风就要成片倒伏。谷雨躬身一锄一锄刮进两边的垄帮里，凸起的脊椎由腰尾呈圆弧状捋背中爬进脖颈里。泥土成片追逐地往下松散，杂草根部暴露在外。乌云逐渐消散，光芒从云层夹缝中斜射下来，锋利的锄刃晃得银光璀璨。额头渗出汗水，顺着谷雨枯槁的脸滴进泥土里挥发掉。他腰哈得更低，要趁阳光好快些铲，不然一场雨，小草又活脱脱地坚挺起来。太阳一跳一跳地露出来，阳光像有力的推手挤走云层，裸露出稀薄浅淡的蓝。谷雨越往前铲身子越沉，两腿像灌铅似的迈不动，疲乏极了。几束耀眼的光芒直射他的眼睛，先幻成无数个小星星闪动，猛然一黑，便不知觉了。

一滴，两滴……

泪水打在谷雨脸上，温热。

谷雨缓缓嵌开眼皮，苗子近在咫尺的一张脸，哭得泪水涟涟。云香坐炕沿上看着谷雨，缀满皱纹的眼睛里空空荡荡的没有聚焦。儿媳妇鼓着肚子站在她身边，吧嗒吧嗒掉眼泪，大概跟苗子匆忙赶来，只随便穿套睡衣。谷雨支撑坐起来，我没事，干活累着了。苗子把头抵在父亲的喉结上，呜咽说，就是这里生病了吧，我带你去医院。谷雨五指穿插进苗子稠密的头茬里，一遍遍抚摸，不碍事的。

蓄意已久却迟迟没下来的雨夜里迅猛地倾盆而至，闪电像银蛇穿梭在苍穹之上，一瞬间把屋子照得亮如白昼。谷雨凹陷的脸颊在忽明忽暗中苍白得如同白纸



没有丝毫生气。他沉沉地睡着。苗子坐在他身侧，把他干枯的手放进自己的手心里，紧紧地握住。

早晨谷雨看到外面湿漉漉的，土地被雨水冲刷一道道窄细蜿蜒的沟槽，沟槽里灌满水往低处流淌。谷雨挠挠脑袋，不对呀，我咋没听见下雨呢。云香忙着收拾衣服没搭理他，苗子插嘴，你睡得那么沉，地震都听不见。谷雨懊恼地梗了梗脖子，把房檐滴水下放一溜铁片，得意地说，听不见雨声的农民是不合格的。

谷雨是被硬塞进车里的，他执拗地不去医院。苗子说，你放心，检查完就回家，不能让你那几亩地撂荒。谷雨像提线木偶跟在医生身后做一系列检查，等结果的几天正巧赶上连雨天，漏了窟窿似的没完没了地下雨。他惦记家里的几亩地，心急火燎地在窗户前来回溜达，给邻居打个电话，噗嗤笑了，跟云香说，家里也下雨了，大伙都没干上活。

回家那天云香很平静，苗子哭丧一张脸却假装强颜欢笑，一转身眼泪就掉下来了。谷雨没问结果，乖乖坐进车里，疲惫地闭上眼睛做了长长的梦，一会梦见那截温润的双腿，一会又梦见自己变成大气球，穿过车顶飞向辽阔的天空……

#### {4}

那夜月光澄明纤尘不染，银河的星辉照亮回家的路。

云香把一路树影婆娑和两个人深浅沓沓的脚步踩碎的一地月华小心收进心里，压缩成一张纸，合上一本厚书，便成了记忆中最隐秘的存在。她欢喜极了，周身都通透起来，散乱的细碎头发随意掖进耳后，稍稍遮掩潮红的脸颊。云香箍住权富的手，心里想着来日方长，脚步都跟着轻盈起来了。

云香哼着小曲进屋在墙壁上摸拉灯绳，窗帘紧掩，黑咕隆咚的不见五指。一个黑影蹭地站起来，一巴掌从云香的耳根扫过脸颊，滑过的轨迹火辣地疼痛。云香一屁股跌坐地上，哇地一声嚎啕大哭。

灯亮了。云香腰板挺直地跪在他爹面前，倔强地什么也不说。云香爹老了，一驼背显得矮小不少，一下巴的山羊胡随着抽烟的力道一翘一翘的。挂钟钟摆卡巴卡巴摆动，钝钝地撞击云香心脏上。云香爹呸口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权富，除非我死了再嫁给他。云香站起来，权富怎么你了？我俩真心喜欢怎么就不成？云香爹瞪一眼云香，世道再变，“那家块儿”还会回到老东家手里，谷雨是

亲儿能继承，你跟了他愁没好日子？权富那小子奸猾，不然能对你做那事？云香爹把最后一口烟吸完，越讲越气，杂种操的敢搞我闺女，说着随手拎起榔头，看我不凿死他！云香拽不住她爹，哭着撵了出去。

云香爹把权富从被窝里拎起来，举起榔头要砸下去，被从后面跃过来的谷雨一把夺走，云香吓得蹲在地上。乱了，整个家乱了。老爷子去拉扯云香爹，被他一把甩过去，胡子翘起来嚷，老东家，就算看你的面儿上，也绝饶不了这个兔崽子，话音未落又伸胳膊去薅权富衣领子。权富呆愣愣地任其推搡，脸色煞白地垂着头。老东家看云香爹一拳一拳捶权富胸腔上，冲上前扣住他胳膊，脸憋得通红，好好说，别……别动……“手”字还没讲完，就瘫软在他怀里。

老东家抬上拍子时嘴角不断往外冒稠密的白沫，像鱼吐泡泡，噗噗的，谷雨擦干净还往外溢。赤脚大夫过来扒扒疲沓的眼皮，说是脑溢血，回不了头了。老东家喉咙里痰咕嘟咕嘟响，只剩出气不进气，一声不倒一声的，却总不得断气。老东家手伸出被子，指指脚尾备好烧黄表纸的漆盆，指指权富，嗯嗯呀呀地囫圇几嗓子。权富呜咽说，你是舍不得新盆，让我换个旧的？换就是了。老东家又把谷雨唤至身侧，拇指食指圈成圈，嘴努向“那家块儿”方向。谷雨问道，是身后多抛些纸钱？老东家摇摇头，嘴里含混不清地嚷几声，又溢出唾沫，手指颤抖着圈得越发紧。谷雨又问道，是入土为安的方位？老东家脸色憋得铁青，两只眼睛瞪得溜溜圆，马上要凸出来似的，又狠狠摇了摇头。老东家指着地下，手指重新圈个圆形，看着谷雨的眼睛喘粗气。谷雨抹把眼泪，我知道了，你还有银元。老爷子点点头，垂下手，登时没了气息。谷雨抬头看见拎着旧盆站在身后的权富，嚎啕大哭，爸走了。

屋子里聚了一堆人，云香爹捶胸顿足地哀嚎，老东家啊让我往后日子安生不得啊。谷雨拉云香爹起身，人生各禀有寿数，不怪你，是阎王的指令违背不得。云香爹嚎得更凶了。谷雨和权富整夜跪在两侧守灵，云香哭红了眼睛捻长明灯的灯芯。闹了三天，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老东家下葬。

夜间亲邻散了，谷雨和权富拢完账目，与云香对坐。云香看谷雨不对，看权富也不对，把头垂下来盯着脚尖。权富先跟谷雨讲，哥，我对不住你。谷雨说，亲兄弟说这个呢。权富绞着手指看云香，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在她回家时撵出去紧紧抱住。

第二天一早，谷雨最先发现权富不见了，被褥也没有铺展开的痕迹。他去问云香，云香不知。云香爹一拍大腿，坏了。云香爹带着谷雨和云香来“那家块儿”挨靠的山根边一处处寻找，在一蓬杂草的虚掩下发现一个空荡荡的泥坑，泥土新鲜潮湿，内壁光滑。云香爹气得跺脚，这个遭天谴的权富。谷雨泄气地坐在坑边，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父亲的坟莹前新插的佛朵像一尾尾彩带在风中摇曳，他站起身，算了，自家兄弟。

世界安静下来，连草窠里的虫子都不吱吱吱地聒噪。云香静默地坐在土坑前，被权富充盈起来的身体干瘪了，面前的黑洞鬼魅一样抽空她的身体吸走精气神。云香就是觉得失望，燃起的炽烈的希望被兜头罩下一盆凉水的落差把她击得体无完肤。

云香爹在老东家过世后常拎着酒瓶就不知醉倒在什么地方，被人发现了，谷雨就得给背回来，云香提着他爹趿拉的鞋跟在后边，恨得咬牙切齿。云香爹是看着云香嫁给谷雨的，已是秋末，山是五花山了，霜打后火红的叶子、一半凋零一半泛青的匍匐一地的杂草、成片成片盛开的橙黄色雏菊，煞是好看。他在一个霜风凄紧，却喜得天气晴明的日子里，一头栽进垄沟里。

{5}

早晚有些微凉了，谷雨再出门，云香就给他搭件外套。他们田间地头走一走，累了，就坐在被正午阳光晒得温热的土坡上，看着一节一节拔得老高的青翠的苞米，闲言碎语地聊一会。谷雨变得爱回忆，抓一把细腻的泥土在手指间捻动，问云香，你还记得吗？早年间我们一家三口种地的样子，我浑身都是劲，光着紫黑的膀子扶着犁把儿，扯大嗓门吆喝犁地的牛，那头牛也懂事，把地犁得像一条线，笔直一道弯。云香跟着谷雨笑起来，哎，翻出来的土潮湿新鲜，有股味道，怪好闻的，又说，那时候穷，多久吃不着一回肉，苗子才这么高就跟你牛犁后边跑，就为了捡几只从土里翻出来的蛤蟆。谷雨把云香的手放进自己手里，他有些乏了，声音弱弱地说，往后的好日子，你自己几个过吧。人就像这庄稼，一茬一茬的，陪不了你喽。云香的眼里噙满泪水。

苗子请假回来侍候谷雨，他见天地叮嘱，土地可莫荒废，别总施肥料，多撒农家粪，肥料板田，粪养田。苗子说，明年土地就承包出去了，还用得着我回来

种。谷雨气得咳嗽，承包个屁。云香给苗子使个眼色，他找借口躲一边去了。

云香给谷雨喂粥，他嗓子吞咽不下什么东西了，声音越发沙哑。云香把漱口水饮进他嘴里，微微缓解他嗓子锥心的痒痛。云香知道没多少时日了，问他，想不想见权富？想见就托人给他捎个信。谷雨点头又摇头，嘶哑地说，想他，不能见。我从电影院回来，半路又折回去，看见你那双漂白的腿，就要疯了，跑回家告诉你爹，咳咳……

下几场透雨，土地被灌个饱，苞米冒出红缨，穗子日渐肥大，撕开一条缝，一排排黄色的颗粒饱满有序地生长，指尖一掐，牛奶似的浓稠的白汁便迸溅出来。谷雨的病一日重过一日，说不出话也吃不了饭，安静地躺在炕上，听雨滴击打房檐滴水下的铁片上，迸发出手击鼓般略钝的声响，又迅速弹溅起来，与远处哗哗的雨声仿佛隔着几重山，层次鲜明。谷雨越发虚弱，肿瘤堵住气道，呼吸异常艰难，疼痛像无数条蛊虫噬咬骨髓。谷雨伸手拍拍墙壁，反复抚摸。天气晴好了，他打手势让云香和苗子给搀扶到台阶上，他坐在宽大的椅子上望向一大片田野，父亲赤脚从绿意朦胧的庄稼里由远及近地走来，混杂着汗水咸涩和阳光香甜的味道。父亲伸出手，谷雨脸上露出了稚童般的微笑。

谷雨累了，缓慢地闭上眼睛，辽阔的人间一点点变窄到只剩下最后一丝光亮。世界闭合了。谷雨在黑暗中搭住了父亲的手。

漫长的冬天一过，积雪融化出残败的景象。传说中发迹的权富踩着这样肮脏残破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回到了村子里，他手下的人被乡领导陪同挨家签署承包合同。年轻人早对种田疲惫，承包出去既有丰厚的租金又可以被聘回来在基地做工人，大家都很高兴，合同签署得异常顺利。权富打开云香家门的时候，她正和苗子给谷雨叠元宝。三个人同时怔住。权富穿着体面，笔挺的西装衬得他气质脱俗，走路却是瘸的。云香打量他，苍老了，再怎么富贵也挡不住岁月雕刻的痕迹，整张脸都垮塌下来。云香心里的恨早就随风消散得无影无踪，眼里像雨雾中正在涨溢的湖水，泪珠不停地打转。权富看见一袋子元宝和墙壁上谷雨的黑白照片，立时明白了怎么回事，趑趄着扑了过去。他双手合十地跟云香忏悔，是我偷走了你们的好日子。不走我会疯掉。权富说，我揣着银元到处流浪，被十几岁的孩子骗，被混混打断腿，倾家荡产又重新开始，咬牙坚持挣足够多的钱回来承包“那家块儿”，承包所有的土地给你们看，给你爹看。我错了……

云香签合同同时，苗子上前阻拦，我爸不让签的。云香笔尖顿了顿重重地写上名字，你爸是置气的话，他了解他，不会去作践这片土地。

苗子给权富倒杯水，拘谨地站在一旁。

云香拉起苗子的手放在权富的手上，一只年轻富有弹性的手和一只历经沧桑布满皱纹的手重叠在一起，她的心突然砰砰跳动，感受到相连的血脉在两人身体里融合、流动，一头缠绕过去一头承接未来。苗子反应过来迅速抽回手，茫然地看着云香。权富问云香，这……这是？云香对苗子一字一顿地说，叫爸。

屋子里除了云香平静的诉说，只剩下两个男人的呼吸和泪落的声音。

虽然春寒料峭，但阳光很好。云香裹紧大衣踩在被积雪融化得有些泥泞的土地上，潮湿的黑土显露最纯粹原始的模样，向阳的坡面在呼呼的春风抚荡下已经开始反浆，休养生息中默默酝酿对新一茬庄稼的哺育。地坨里偶尔冒出一丝尖尖的绿芽，就那么精细的一小截杵在温煦的光芒中，在风里轻轻摆动。云香心颤地注视着，心底生发出一阵响动。她扬起脸，目光扫过空旷辽远的土地，山脉下隐现一座座房屋，灰色和红色的屋脊错落有致。村庄依附于山脉柔缓的曲线由西向东走向，村稍头就是云香的家，平台地势略高，她能看见凸起的房檐。云香把时间和空间留给那对父子，自己出去走一走心情开阔许多，甚至能嗅到谷雨的气息。谷雨定是化成空气游走在地上，无时无刻的不在守护着她，守护着村庄和大地。

云香踏进家门时，权富正欲告别，拉扯着苗子的手指恳切地说，叫我句爸爸，叫一声啊。苗子的眼泪决堤，一行一行打湿满脸，哽咽地张开嘴，喉结咕噜咕噜响，嘴唇无声地闭合张开，久久喊了一声：大大。

{6}

最后呀，那个一瘸一拐消失在苍茫夜色中的老头是权富爷爷，是你谷雨爷爷的哥哥，他们是好兄弟。云香奶奶紧挨着我坐在垄上，银白色的发丝在微风中飘摇，她特别老了，牙齿没剩几颗，兜着嘴唇说，我的故事讲完了。说完还刮刮我鼻子，嘿嘿笑两声。

我出生在千禧之年，那一年谷雨爷爷故去成为全家的至暗时刻。

我和爸爸是性情相反的人，一到假期我就跑回来，跟这片土地有莫名的熟稔。

权富爷爷很少回来，只见过他一次背影，在谷雨爷爷的坟前长久静默地坐着。据说他承包村子里的土地想做工厂，不知道为什么改成了大型采摘园，只有“那家块儿”还雷打不动地年年种大豆玉米。我常常用手机直播村里新修的楼房和柏油路，有时候也帮大家卖采摘园里的农产品，草莓啊，苹果啊，尖把梨啊。我嘴皮子溜得像快板：来来来，新进来的老铁们给主播点个关注，看看咱家的大苹果大梨，甜甜脆脆好吃不贵，十斤包邮赠一斤，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云香奶奶看不明白，却乐意在我身边坐着，她说我更像谷雨爷爷。

大地回暖，一晃又到了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天空很应景地飘起了斜风细雨。云香奶奶像雕塑静默地坐着，任凭微细的雨丝钻进头发里滚落成莹亮的水珠缀在发梢，收进身后整个苍茫大地。

云香奶奶小声地哼着调调：

……

春季最后时节谷雨下

移苗播种点豆它为佳

清明断雪 谷雨霜刹

气温回升 寒潮作罢

雨生百谷 从春入夏

有利于谷物生长快长大

柳絮满天飞 牡丹吐芳华

牡丹吐芳华

……